

观云记

行知

癸卯卯月,晦日破晓,天降大雨,铺天盖地,楼台泻柱,街衢汇川。未几,雨歇天霁。余推窗望远,隐见一缕云烟萦绕于笔架诸峰,倏念:雨过天晴,多生云海,今恰有暇,盍登高逐云?

一念生,遽起行。单擎欲摩顶,川平潦水轻。层林新荔绿,坠坠树头倾。抬望眼,云脚漫于野岭,余愈喜:今上浮山岭,当期大观矣!

山路萦纤,余心雀跃,不辞路长。下临幽谷,云气弥漫,余数度停车驻目,唯恐好景不待,稍纵即逝。

及至岭顶,空无一人。举目眺望,四野云海茫茫,余身处云霄矣。极目处云堆雾叠,波翻浪涌,连地接天,漫无际涯。中有碧螺昂,孑然浮白洋。又如蓬阁岛,隐迹玉池央。巨棉山堆,如花绽放。数峰清苦,商略云雨。

回眸处,景自不同。天明宇净,更无纤尘。云朵水洗,皓白锃亮;林岫雨梳,青翠逼人。云聚于峰峦之间,集于谷峡之上,如堰湖高峡,凝冰敛雪;如决水山垭,漫流飞瀑。风起兮,云飞扬。厚云漂移,重若万钧,如千军奔袭,壮怀激烈;薄岚飘忽,轻若

蝉翼,如单骑突进,迅疾俊逸。源源相继,大潮起自钱塘;层层绵亘,雪堆叠于昆仑。偶有细浪疏烟,脱伍而出,为风吹散,化作虚无。升沉舒卷,瞬息百变。风破云层,淡妆浓抹。山林隐现,村落晕染。大道飞架,若龙隐焉。

处高山而独乐兮,观流云而不厌。山风舞我衣裳兮,似旧友之抚语;青鸟展我耳目兮,若沧溟之遨游。山抹微云,水泛纤烟。云烟缥缈,我亦欲仙。余意满,方欲还。猝见脚下烟岚涌动,奔袭扑面。厚若重被,轻如薄纱,急纵趋突,经阻高障。危危乎湮风车,洋洋乎淹高山。沿坡缓爬,越脊复坠,是为流瀑,不可多见也。游目骋怀,无觞自醉。余撼甚,融泄自得,说以忘俗,不知何时,亦不知何地,惟闻风车之转鸣,轰然不绝。

嗟乎!云海胜景者,余慕之久矣!惜远访黄山而不遇,求谒西岳仅数瞥。三官雾顶多有传者,犹未至也。亦雨访浮山,迷雾难求。非地不宜,时不济,意不决也。成事者,谨怀所念,适时而行,决断无前,终有所得。是故知而后行,行之有方,知行合一,古人诚不我欺也!

深秋的周末

刘金林

四季轮回,时间在不停息地流转,不知不觉又到了一年的十一月,又到了深秋。秋意浓郁,昼短夜长,气温也相应地有了变化,早晚寒凉,秋意已经渗透了粤西每一处。而生命依然在一次一次的遇见与离别里循环往复,尘世里的种种因果,皆无人可以逃脱,在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永不停歇地兜兜转转。

这是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末,和往常的周末相似,没有特别的事情的,也没有意外惊喜。

周五晚趁着夜色入城。乡村的夜晚有些寂寥,寂寥的路灯,安静的村庄,寂寥的星星灯火,还有就是一片寂寥和黑暗的田野。

这样的模样,也不知道多久前就这样了,如今也是这样,但是时间的流逝里,很多东西却又发生了默默的变化,点点滴滴,渗透在乡村的每一处,从环境到淳朴善良的村民。

从家里到城区二十来公里,这段夜色里行车的感觉很棒,行走在熟悉的路上,听着熟悉的忧伤的歌曲,就好像行走在云水间一样,而这时候世界仅仅剩下自己独自前行,没有看到和遇见任何人,和任何人都无关。

离城越来越近,灯火慢慢地占据了优势,到红荔大桥,世界一下子变得通亮和明丽了,这就是小城的夜,灯火已经迫不及待地刺破所有的孤单寂寥和无趣,占据思维的每一寸空间,似乎要淹没所有的东西,包括颓废的或者虚妄的。

换上短装运动服,穿上新买的球鞋,背上球拍,要走一段路才能到熟悉的球馆,球馆名字为:羽你有约。初初听到这个名字,内心就很喜欢,

寓意不见不散,不负遇见。

在永青大道旁边的绿化人行道,小跑了一公里,汗从额头流下来,头发湿润了,背部也出汗了,算是热身。

每一次都怀着无比珍惜的心态站在球场。从篮球场到羽毛球球,我想终将也有一天我像离开篮球场那般决绝地离开羽毛球球,这也许应该就是人生的基本常态,不断的开始和不断的离开,遇见的终将成为一段记忆里的细碎,也许会沉淀,也许会永远地消失殆尽在时间里。

离开球馆的时候是九点多,汗水已经湿透了球服,身上重新换上了干爽的球衣。

还是原路返回,走在路灯通明的熟悉路径,看着从身边过去的人,还有车,看着夜色下,城里人的繁华而安静的常态日子,这个时候,也许会显得生活的一切更加美好。

也许到了离开球场的时候,自己一个人走走,也算是一种不错的体验,和锻炼有关,其实又无关,不是为了锻炼而锻炼。

就像每一次站在球场上一样,有几个人单纯为了锻炼而进行运动的呢?尽管有名人说过生命在于运动。

周末的阳光早早照到了我的阳台,阳台的绿植叶子越来越翠绿,蓝雪花的叶子有些枯萎了,早些日子还是花开朵朵,这让我心痛,是应该学点基础知识来拯救这曾经美丽动人的生命,它不应该就此凋零,在这个尽管充满薄凉的季节,但是还有阳光照到的地方。

深秋的周末,于是我除了休息,有了新的使命。季风吹过,浮云涌动,光影斑驳也好,明亮一片也好,十一月,都应该是一个美丽的时节。

为岭南凤凰园题联

金沙

题岭南凤凰园

骚客同题山水景;
游人共赏凤凰园。

题凤凰园之蝴蝶谷

蝴蝶翻飞花雨韵;
杜鹃绽放凤凰园。

题凤凰园之蝴蝶亭

携手同观花绽放;
并肩共赏蝶翩跹。

题凤凰园之鸳鸯湖

鸳鸯戏水天仙慕;
风雨同心墨客歌。

题凤凰园之梦幻溶洞

异彩奇光生梦幻;
千姿百态醉天仙。

题凤凰园之金蟾谷

携手登亭观蝶舞;
凭栏竖耳赏蟾歌。



粤西山水 ■ 叶炳辉

家乡的地堂

江火胜

“月光光,照地堂……”乡下的旧屋子旁边是一块地堂。地堂,也称禾堂,指农村的晒谷场。

稻谷每年两造,收割起来晒在地堂上。老爸出门时总叮嘱我和姐姐,如若天黑,风雨欲来,要记得赶快收谷。我们那时十一二岁的年纪,收谷也算是农忙时节里最轻松的了。但,这个天黑呢,也不是所有的天黑都下雨呀。不管下不下雨,收起稻谷,心里才踏实。有时,父母在田垌里看到乌云密布,上气不接下气地飞跑回来,把谷子收起来,他们才放下心头大石。这是半年的劳动结晶,真心伤不起,稻谷淋了雨不及时晒干,要发霉的话,除去每年交“公购粮”后的,一家人半年的口粮就成问题。谁又能说得准哪里的天空下不下雨呢。

父母容许我们做错,始终包容着。我们当时就想,怎么不发明一个自动收谷的机器,这样,父母和乡亲们就不用田垌里飞奔回来,跑得气喘吁吁,狼狈不堪了。那时,按照大人们的说法,大家是会闹“水气”的,一有不对劲,他们就大喊:“水(雨)来了,快,快回去收谷!”大家就一溜烟往村中的地堂跑。我村当时出了一个短跑很快的小伙,我也不知是不是有这一因素,孩子后来成了当地的“百米飞人”。

傍晚时分,播放《陈真》《霍元甲》《大地恩情》等港剧,乡亲们不约而同来到地堂上,里三层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,期间,大家也尽量不上厕所,一旦去一趟厕所回来,近的好的位置自然就被挤占了。每当

夕阳西下,我们几兄妹帮忙把家里的椅子或基本能坐的,甚至砖头全部搬出来,由低到高摆放好,等着左邻右里的到来。劳作了一天的乡亲们,每晚一集的电视剧,就是当时生活娱乐的全部,简单、过瘾!

父亲,就是我心中的霍元甲。

算来,父亲走了十个年头了。以前家里种田时,父亲总是不肯教我犁田耙田的,他一心希望我们能跳出“农门”,长大后能到大城市里面发展。还有很多很多的技术活,父亲也不传授,如每造收割回来的稻谷,要用风柜去除沙子或瘪粒等,手摇风扇,看似挺简单的,父亲也一直不让我们几兄妹插手。我们有时也说:“爸,风谷不是很简单吗?摇动摇柄,转来转去,让我们试下吧?”父亲笑了笑:“你不懂,还是我来吧。”后来想下,我们其实是真学不来,起码,我们掌控不了平均的速度,摇得时快时慢的,真正的技术活呀。每一造里,原来还包含着那么多的技术与经验。

一次,和朋友们聊天,我问他们是否也有儿时乡村地堂的记忆,话题一出,炸开了锅。原来,各自都有各自心中的一片地堂!他们说,他们童年时的快乐时光,大都是在地堂上度过的:跳绳,捉迷藏,钻柴堆……我脑海里立马跳出一首歌,“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,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

“月光光,照地堂……”月光如旧,地堂不复存在,父亲谆谆教导却仍在耳畔:做人要如一块大地堂,平直、洁白,有胸怀,会包容,不畏日晒雨淋,方能行深致远。

遗落的味道

杨冰

周末的下午起来,午后的阳光慵懒而惬意,自己独坐,泡上一壶普洱茶,慢慢细品,又拿起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来看,感受岁月静好。再看到他对擂茶饭描述的那一段,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描述,“茶叶、老姜、芝麻、米,加盐,放在一个擂钵里,用硬杂木做的擂棒‘擂’成细末,用开水冲开,便是擂茶。”寥寥数句,却勾起了我大学时吃擂茶饭的美好回忆。

大学里最后一个学期,我和闺蜜到一个客家朋友家里做客,有幸看到他们正在做擂茶饭。因为是第一次听说擂茶饭,我很好奇很认真地看着。朋友将一把绿茶叶放进一个内有刻纹的陶制擂坛,用一条硬木棍不停地擂着,并不时地放入花生、芝麻、香菜、紫苏、薄荷等,慢慢地这些食材被擂成泥状。朋友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,微笑着把木棍递给我,鼓励我试着擂茶,我欣然接受。在这期间她去厨房里炒了几样菜,等这些都做好后,她在我擂成泥状的食材中加入油盐等调味料,并将沸腾的开水倒了进去,最后就成了一钵颜色暗绿香味奇特的汤水。朋友说可以开吃了,她盛了半碗米饭,放进刚才炒好的豆腐碎、豆角碎、饭豆子、萝卜干和花生米,最后加进擂茶,搅拌了一下递给我,让我尝尝。

我怀着期待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吃了起来,刚放进口里,紫苏、薄荷和茶叶混合的气味立刻涌了上来,味道很强烈,我略显艰难地吞下去,这个味道于我实在是有点怪异。因不好意思辜负朋友的好意,我小口小口地吃着,勉为其难地吃完了一小碗。闺蜜和我一样,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。但朋友一家吃得很香,每个人都吃了几碗。

人就是那么奇怪,吃的时候觉得

难以下咽,可过后回想起朋友吃得那么享受,又难免心起波澜,奇怪于它的魅力,惴惴然竟有了想再次尝试的念头。

第二次机会又来了,时隔不久,朋友邀请我们一起做擂茶饭。这次,从买菜到擂茶,每个步骤我都参与,并且乐在其中。当自己亲手做好的擂茶饭放进嘴里,那混合着紫苏、薄荷和茶叶的味道一开始仍然是有点呛,我试着慢慢地品尝,逐渐觉得有点美味,我忍不住吃了两碗。从第一次勉强吃完那一碗,到第二次轻松地吃完了两碗,我知道我已经喜欢上它了。而闺蜜也和我一样,喜欢上了擂茶,我们甚至讨论起毕业了,有机会可以开一家擂茶馆,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品尝这人间美味。

毕业后,很少回读书的那个城市了,也没有机会再去朋友的家里品尝擂茶饭了。偶尔电话聊起,她知道我念念不忘擂茶饭,便从外地寄来了一个擂茶钵。我和闺蜜兴致勃勃地买来食材,花费了半天工夫,做了擂茶饭,请本地的朋友来品尝。味道还是一样好,只是只有我和闺蜜两个人真正喜欢,他们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感觉,我的心里忽然有一种失落的惆怅,感觉没有以前那么欢喜了。

再过了半年,心底里那份独特的味道竟不由自主地升腾了上来。寻思又弄了一次,而闺蜜远在外地工作,约了几位朋友来家里自己做。大家都似乎不太能接受它的味道,做好的擂茶只有少部分人吃了,而自己一个人吃着吃着,仿佛也没那么香了,再弄它的心情也没有了。朋友送的擂茶钵就这样放置在角落里,慢慢地让灰尘淹没了……